



谢彩霞著

岸边的婚姻

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岸边的婚姻

谢彩霞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岸边的婚姻/谢彩霞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 1

ISBN 7-5063-2573-X

I. 岸… I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7402 号

岸边的婚姻

作者: 谢彩霞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徐子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90 千

印张: 12.5

插页: 3

印数: 001-6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573-X/I · 2557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实际上,任何形态的婚姻都是一种“走婚”。
因为,感情是潺潺流动的水,欲望是水下的漩涡,
惟有责任是水边的岸……



岸边的婚姻是一种宗教,并非所有虔诚的善
男子善女人都能弃水上岸,获得现世的福泽!

主要人物表

香格里拉市一文家：

文老太太(文若春)——退休教师,原名:而车拉姆,摩梭人,70岁

欧阳舒——文老太太的外孙女,报社记者,20多岁

文嘉——文老太太的小女儿,服装设计师,30多岁

田刚——欧阳舒的前夫,中年画家,40多岁

杨子——文嘉的丈夫,服装设计师,30多岁

文劲松——文老太太的丈夫、民俗摄影家(已去世)

摩梭村寨——而车家：

而车阿若玛——摩梭村寨头人(村长),40多岁

而车独姆——而车家的老祖母、阿若玛的“母亲”,60多岁

而车采儿——而车家的“达布”(当家人)、阿若玛的大妹妹,40多岁

而车拉玛——而车家的女儿,23岁

丹史家：

丹史米蓝——摩梭小学教师、寨子里的惟一大学生,25岁

丹史边玛——米蓝的外婆

丹史布特——米蓝的母亲

丹史拉差——米蓝的舅公

背包客及其他人：

江宁——广州来的背包客、与而车拉玛离婚后

金大勇——韩国来的背包客

阿扎西——西藏来的赶马人、而车拉姆的初恋情人(已去世)

——岸边的婚姻



今年，香格里拉的夏天似乎来得早了。

古城、新城，大街小巷，处处流动着一股燥热不安的情绪。自从香格里拉古城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看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消息公布后，香格里拉市便脱去温文尔雅的外衣，像一位个性张扬的年轻女子那样喜形于色。车水马龙的新城街头和钢筋水泥的摩天大厦间，飘扬着五颜六色的彩旗和红气球；清幽文静的古城老石巷，以及鳞次栉比，爬满青苔的老宅院都有着无法掩饰的喜悦，自豪的神态被刻在一向甘于寂寞的古城和它主人的眉宇之间。

一、文家大院的那几个女人

1

A. 住在古城里的文老太太

初晨，天刚破晓，霞光染成彩色的云霞弥漫在纵横交错的古城街巷。昨晚，一夜细雨把五花石路面滋润得愈发细腻光亮，闪烁着一种洁净的光芒。此时的街巷间，慢悠悠、无声地走过一两个提着鸟笼或牵着小狗的人影，几只掠过屋顶或屋旁树梢间鸟儿的叽啾撕破了这里的静谧。远处，不知谁家院落里的报晓公鸡还在不知疲惫地欢唱着。几百年如一日穿行于老宅院间香格里拉的几条小支流，伴着小巷蜿蜒而去。若有若无的潺潺流水声，似动听的轻音乐一如往昔……

住进古城将近半个世纪的文若春老太太就喜欢这清晨的古城。她总是固执地认为，这香格里拉的迷人之处，不在于城市东部那个被现代文明装扮得繁华奔放，洋溢着时代气息的新城区，也不在于那条享誉天下，从新旧城市之间穿越而过汹涌奔腾的香格里拉江，而在于这有近两千年沧桑历史的古城。在于古城里这种弥漫在小桥流水、古老民居和细长又五颜六色的五花石街巷之间的





岸边的婚姻

恬静、安然、慵懒的气息。这种气息在清晨的香格里拉古城尤其浓郁醉人。

从五十年代住进文家大院的第一个早晨，她就不由自主深深迷恋着这种气息。她总是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对古城的这种看法告诉丈夫文劲松，在餐桌上，在枕头边，在书房的夜灯下，在天井的兰花旁……直到后来，连文劲松自己都分不清楚“早晨的古城的确有一种醉人气息”这种感觉，到底是妻子说的，还是他自己这么认为的。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把自己傍晚时分在古巷里散步的时间改成清晨，先是陪着去取水的妻子走到文君巷底三眼井旁，然后绕进迷宫似的古城街巷之间穿行……

2

喜欢喝茶的古城人都知道，用“三眼井”泉水煮泡出来的茶有一种浓郁的幽香清醇、甘甜柔软的口感。文劲松就喜欢喝用三眼井头眼井水泡出的茶。每天清晨去三眼井取水煮茶，几乎成了文老太太一天当中的第一件大事。

文君巷底的那口长满青苔，据说已有 800 多年历史的三眼泉井，是古城保护得最好的一口。首眼井的水清冽如珠涌，晶莹甘甜，井边常年放置有几只干净的小瓷碗，为路人提供饮水的便利。常常有恋旧的老人和过路的旅人到此用小瓷碗饮水解渴……

此时，古城深处，那条幽深如时空隧道的文君巷里，文老太太抱着每天取水的瓷钵，走向巷底的三眼井。

这条五花石铺就的老路，文老太太至今已经往返了半个世纪。

如今，老伴虽然已经去世 5 年多了，但清晨取水这一活动却已融入了她的生命，成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依然每天都去取一钵水，烧一壶茶，像生前一样摆在他的案前，供他细细品来。

“有了一壶舒心的茶，便有了舒心的一天，这比什么都重要呵。”





这是他生前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话语之间由衷地流露出对妻子的感激和赞赏。

丈夫生前品茗时每每流露出的那种舒心满足的微笑，一刻不离地被铭刻、被定格在文老太太脑海里。她常常这样想，这个瓷钵和这条去三眼井的路，她是会一直抱着它走到死的那一天。她的孩子们也似乎理解了她的这种心情，虽然因担心她手脚不再利索会摔跤，却从没有阻止过她，这让她感到很是欣慰。

可今天，她觉得自己在五花石路面上移动的双腿一直在打颤，整个身子晃晃悠悠的，老觉得这脚下的五花石路变得滑溜溜的，不如往日那么稳妥，而这巷子也似乎变得格外幽深漫长。

“扑哧”刚刚靠近三眼井边踩进井沿的文老太太，突然脚底一打滑，身子就不听使唤倒向井栏，那瞬间，她下意识地拽起自己胸前挂裙，双手把那个老瓷钵往怀里抱紧……

3

文家大院的院落里幽静如常，但空气里似乎多了些沉重阴郁的气流，在天井和老屋顶的上空流窜着。天井里，翠绿的兰花舒展着花瓣，花瓣上的露珠在初升阳光下晶莹闪亮。

院子西厢房里，那张有些历史的雕花眠床上躺着刚刚摔伤的文老太太。她微闭着双眼，似睡非睡的样子。小女儿文嘉轻轻地帮母亲掖了掖被子，起身出屋。被窝里的文老太太轻轻转身，那张刻满皱纹的脸在睡梦中露出一线浅浅笑意。有两滴泪珠从眼角渗出，沿着耳根往下滑去，慢慢渗入床单……

过了一会儿，文嘉端着一小碗中药汁进屋，她来到床边伏身轻轻地叫道：

“妈，先起来喝一下药。”

文老太太“唔”了一声，睁开双眼。

文嘉扶起母亲，帮她在背后垫好枕头。

“小好有消息了么？”



“有。雨清大姐刚打电话来说，小好在她那儿……”

“怎么啦，她病了？”她的目光探询地望着女儿，焦急地等待着答案。

“不是……哦，是……是有些问题……但是，妈，你就别担心啦，小好她很快就会没事的。”

“你这样支支吾吾老半天，到底是什么病？”

“唉呀，妈。不是什么病，你现在就别问，也别操心了——小好她都已经结婚，是成年人了，她自己会处理好她的事情。至于是什么事，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

“哦。”从文嘉的神态语气中，文老太太似乎有些明白，她又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4

B. 躺在人流手术台上的欧阳好

早晨的阳光，还携带着昨天夜里的雨雾，斜斜地穿过榕树墨绿的叶梢，洒在香格里新城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摩天高楼间，洒在街巷间匆匆穿行的人群与车流上，使得这个城市显得充满生气。

十字街头，红灯。随着女交警标准化的禁止通行手势，机动车辆的轮子戛然而止。斑马线上横穿着匆匆忙忙来来往往的脚步。

欧阳好的母亲、文老太太的大女儿文素，脸色忧郁，埋着头只顾匆匆在人群中赶路。她头上隐约可见的缕缕斑白发丝在阳光间一闪一闪的，顽强地表达着岁月不饶人的痕迹。

“嘎吱——”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的轮子从她脚边擦过，紧急刹车时车轮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尖啸。

“妈的，有没有长眼睛呀，你！”气急败坏的年轻司机探出头，恨恨地骂了一声。

“对不起，对不起……”文素看着从身边一溜烟开走的车子，呆愣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着。





香格里拉妇幼保健医院通往手术室的一条过道里，由于光线被走廊两旁的房间遮挡，过道显得有些昏暗。走廊的吊顶上亮着的几盏泛着青白光芒的日光灯，使这条本来不太长的过道看起来幽幽深深的。欧阳好躺在行进的病床上，她微闭着眼睛，长而微翘的睫毛间或颤动着，丰满的胸部和微微隆起的腹部在白色床单里一上一下起伏。旁边穿白大褂医生和护士推着担架床向前急走的背影，使得走廊里顿时弥漫起令人焦躁、伤感的气氛……欧阳好不动声色地闭着眼睛，被推进了手术室。

医院大门口，文素进门的身影。有些发福的体态令她的背影显得有些蹒跚。她顾不得喘息，直奔二楼。文素从妇产科主任诊室出来，知道女儿已进了手术室。她又穿过长长的走廊，向手术室方向奔去。从走道两边科室里投射出来的自然光束，使她的身影在忽明忽暗间闪烁。过道里静悄悄的，几个待产的孕妇，挺着大肚子，无声地从她身旁走过。她们脸上带着将为人母的安详满足笑颜。文素望着她们的背影，有些发呆地站住了。

5

手术室里，柔和的手术灯光下，主任医师李雨清与她的助手正在准备着手术所需要的各种器具和药物。欧阳好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在头上的灯光照射下，她闭着眼睛，微皱双眉，思绪早已飘远，飘到一个遥不可知的地方去了——

在那个地方，她听到了一声轻叹——

当我第三次躺在这里时，我已很熟悉这里的操作程序了。不同的是，前两次被那些冰冷器具刮掉的只是两堆毫无生命知觉的血块。而这一次，却是一个已经成形，有着跳动心脏的胎儿。哦，上天饶恕我吧——我是一个刽子手。可是，我怎么能够保留这残缺爱情的结晶呢？怎么能啊？





欧阳好抽泣声渐起，似乎惊动了正在检查器具的医生和助手。一个护士回头看了床上的欧阳好一眼，低声对李大夫说：“也许她改变主意了？这么大了，做掉怪可惜的。”

李大夫用露在口罩外的那双大眼睛瞪了一眼说话的护士。她走到欧阳好的床边，俯身，爱怜中带着严厉：“既然已做了决定，还哭哭啼啼干什么？冷静些，啊。”

手术室外走廊上，等待分娩的那些孕妇们在文素身边来来往往。望着这些膨胀得变了形的身影，文素的目光仍然是发直的。

6

手术台上，医生紧张地操作着……在麻醉药作用下，欧阳好目光开始迷离。头上的灯光也变得有些摇曳，像风雨夜里街上的霓虹灯。钻心的疼痛让她的脸色变得越发苍白。

一个在娘胎里安居了一百多天的小生命，正在被强迫离开母体，正在被活生生地扼杀、抛弃。殷红的鲜血，从欧阳好体内汨汨而出，染红了欧阳好身体下一大片雪白床单，医生戴着手套的双手沾满了淋漓的鲜血……

欧阳好对着电话听筒：“田刚，你出来，我想见你。”

田刚在电话的那一边：“小好，到底去哪儿啦？我一直在家里等你……”

欧阳好：“我不想回去，那个地方让我觉得压抑。”

田刚：“你看你，又胡思乱想了，这可是你自己一手布置起来的家，是不是？”

欧阳好：“是我一手布置起来的，是按照我自己想象中的模样布置的。可它是残缺的，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当我走进，在那儿生活，却感觉不到你，感觉不到那是个完整的家。”

田刚：“你……说什么呀？好，赶快回家来……”





欧阳好抽泣着：“田刚，你为什么不敢听我说出的真话？你……你不就是希望我永远生活在梦幻中，成全你在两个女人面前的完美形象？”

田刚：“唉呀，小好，亲爱的，别这样。我求求你，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好吗？”

欧阳好呜咽起来：“可是，我不想再委曲求全了，我不想……不，我没有家了……”

田刚：“小好，你到底要想说什么……别哭。那好，我去，我去。你在哪儿？”

欧阳好克制着自己的呜咽：“……老地方。”

7

半昏迷状态的欧阳好像一只被解剖的雌性动物，躺在手术台上。

手术室门口，文素仍然不安地来回踱步。

当那扇紧闭门扉被打开的时候，文素就发疯似的冲上前去，拽住自己老同学李雨清的双手：

“小好她怎么样？”

“还好。你先去看她，一会儿到我那儿去一下。”

李雨清轻轻拍了拍文素的手背。听了这话，文素长长舒了口气，她用极快速度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向护士推出来的女儿迎去……

家庭化病区的一个套间，布置得干净雅致，很像宾馆的套房。蓝花瓶里艳红康乃馨在窗口小圆桌上怒放着，床头柜上放着一盆水果，边上有一把便携式水果刀和一册时髦的杂志。文素俯身用手指轻轻抚摸着女儿的额头。欧阳好虚弱地睁开眼睛，向四周探询着。文素知道女儿在找什么，她无奈地叹了口气说：





岸边的婚姻

“没来呢。”

欧阳好眼神里写满了失望，瞳孔一下子暗淡了下来。

“想吃什么吗？”

文素帮女儿掖了掖被单，见女儿闭着眼睛，虚弱地摇摇头，又说：

“你睡会儿吧，我到雨清阿姨那儿去一下。”

听着母亲渐渐远去的脚步声，眼泪无声地从欧阳好耳边滑落，她感到自己的心尖正一阵一阵地颤栗着疼痛着。但由于术后的虚弱，不一会儿，她就有些昏昏沉沉。

8

妇产科主任办公室里，李雨清和文素以最近距离面对面地坐着，正在说话的李雨清表情有些严肃：

“……子宫都被刮得薄薄的，身子也很弱，这次应该好好给她坐一个月子。要不，以后正儿八经想要孩子时，就难了。”

“唉，真是孽债。”

“田刚呢，他知道小好这样做么？”

“可能还不知道。听小好说，他还挺喜欢孩子的。他前妻生了一个儿子。他还希望小好能也有一个……”

“那这是怎么回事？好不容易结婚了，怎么闹成这样？”

“嗨，谁知道。当初，她鬼迷心窍般死活都要跟他结婚，现在……这孩子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欧阳好的病房里，那把便携式水果刀，带着猩红的血，被丢在床边的地上。鲜血一滴一滴从病床上往瓷砖地板上滴落着……恍惚中，欧阳好觉得自己身子轻飘飘的，仿佛变成了自家院落里兰花丛中一朵盛开的蝴蝶兰，那美丽的、不沾一丝杂色的花瓣儿在阳光下快乐地舒展身姿……

推门进来的文素，蹑手蹑脚走到女儿床边，冷不丁看到地上





的刀和鲜血，惊慌失措地扑向床上的女儿：

“小妤。你怎么啦？”

慌乱中，她摸了摸女儿的脉搏，还在微弱地跳动，便冲向门口，带着哭腔：

“来人呐！快来人呐——”

C. 愤怒的文嘉

浓黑的夜幕下，香格里拉新城区被色彩斑斓、神色迷离的霓虹灯簇拥着，完全没了白日里刚劲而充满生机的棱角。在欲望挑动下，显得暧昧而温婉，如一个等待中的少妇，浑身荡漾着生命的激情。从香格里拉河翻腾的浪流上吹过来一阵初夏的凉风，轻轻拂过她赤裸的身体，那是一种容易让人产生冲动的肌肤之亲。

9

高层楼房黑暗浴室窗口，少妇文嘉此时正赤裸着身子静静站在窗前，聆听着这性感之夜的心跳——她喜欢这种黑暗，在无人窥探的黑暗中，被风儿轻轻拥抱抚摩自己这丰腴、绽放着欲望花朵的身躯。

书房里，穿着长睡衣的杨子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盒没有拆封的安全套，犹豫了片刻，把它拆开，拿出一个放进睡衣口袋。他走进卧房，靠在枕头上翻看着一本时装杂志。一身清香的文嘉着一件艳丽丝绸吊带睡裙走进来。她转身伸手把顶灯关掉，又拧开了床头灯。杨子放下手中的杂志，抬头眯着眼睛看文嘉。粉红的灯光一下子令屋里充满了温馨的情调。白天棱角分明的文嘉，此时显得分外性感诱人，乌黑柔软的卷发披在溜斜的肩上，一对娇小坚挺的乳房在柔软丝绸里颤动着，她笑盈盈地走向床上的杨子——

“杨，我们多久没在一起了？”

“忘了。”

“我可没忘，都十三天了。”





“有那么久吗？”

“我今晚想好好地要你。”

杨子伸出双臂，把这个饥渴中的女人拥入怀中，雄性冲动使他变得热情高涨。他一翻身，把这个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女人重重地压在身体下面……文嘉在他身体下面快活地挣扎着，呻吟着……

一阵疯狂之后，精疲力竭的男人和女人才依依不舍地从对方身体中剥离出来。文嘉一翻身懒洋洋地仰躺在床上，仍然闭着眼睛，满脸幸福的神情。

杨子仰靠在枕头上，从旁边的床头柜上拿过一支香烟，点燃，慢悠悠吐着烟雾，斜了一眼文嘉：“怎么样？”

“唔……”文嘉缓缓地睁开眼睛，心满意足地长长嘘了口气。猛然，她一翻身，“哗——”一下掀开盖在杨子身上的被单。

猝不及防的杨子紧张地抓住被子，遮住自己的下身：“呃，呃……”

“都老夫老妻了，还紧张……”

文嘉边嬉笑着边一把用力扯过被子——就在这一瞬间，她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看到了杨子那还没来得及脱去的安全套。她脸色渐渐变得苍白，她死死盯着眼前这个满脸尴尬的男人。她眼神里柔美的满足感消失了，流露出冰冷的光：

“难怪刚才……我觉得有点不……咱们不是说好了要孩子吗？”

杨子：“……”

“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怎么又这样？”

杨子回过神来：“嗨，这……这本来是快活的事儿。你怎么就……我们又不是因为要生孩子才做爱的，你怎么就跟农村妇女似的？”





文嘉挑着眉毛：“农村妇女怎么啦？农村妇女还有生儿育女的权利！我……”

“你怎么……唉，咱们两个人这样生活不是挺好的么？”杨子一反紧张的神态，慢悠悠地吐着烟圈，揶揄地看着激动的妻子。

文嘉克制着自己，不无委屈地说道：“以前，你说咱们年轻，要干事业，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要孩子养孩子。我听你的，支持你。可现在……结婚都十年了。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孩子……，我……我想做个完完整整的女人。”

杨子笑着：“在我的眼里，你就是完完整整的女人嘛。”

文嘉挺身坐了起来：“闭嘴。一个没有当过母亲的女人，还算完整？我知道你贪玩，喜欢自由，喜欢在那些漂亮女人面前扮演大众情人角色……这——我都能……我从没妨碍你什么，你从来都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我……我只想要一个孩子。这难道过分吗？”

11

杨子一下子爆发了：“孩子。孩子。别再没完没了地说这个。这个——早在16年前就把我们害惨了。没有他，我们会被学校开除？你……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文嘉倒在床上，喃喃地：“……都十六年了……你——”

杨子回头看看埋进枕头里的文嘉，缓了缓口气，企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柔和些，他伸出一只手抚摸着妻子：“嘉，我知道你想要孩子是怕我们老了以后会寂寞……唉，你要知道，只有我——我才是那个能陪你到老的人嘛，对吧？我才应该是你最爱最关心的。我知道你喜欢当妈——那，你就把我当成你儿子得了。我甘愿当你的儿子，好吗？”

文嘉慢慢抬起头来，直直地看着杨子：“你？当我的儿子？这……这是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你真以为孩子是好东西？真以为他们将来会





对你……对我们好？扪心自问，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又如何？哼，我懒得跟你说……扫兴。”杨子负气地挪开抚摸文嘉的手，灭掉香烟，一头闷进被子里。

文嘉愤怒地一把扯开杨子身上的被子：“反正，你别强词夺理，如果你真想要这个婚姻，你就有责任给我一个孩子。”

杨子掀开被子，瞪着文嘉：“责任？什么责任？我……”

文嘉逼视着他：“你，怎么样？说呀。”

杨子似乎豁出去了，大声地说：“我……我压根就不想要孩子，老子只想对自己负责！”说罢，他霍地从床上坐起，胡乱地抓起睡袍，边穿着边往外走去，“砰”地带上卧室的门。

12

杨子的最后一句话像一支钢针，扎得文嘉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她随手抓起床头柜上的烟灰缸，“乓”地砸向窗口的金鱼缸上。顿时，玻璃碎裂，水从破口冲出，哗啦哗啦，水中的几只金鱼顺着流水和玻璃碎片，往地板上落下。地板上，没有了水和氧气的金鱼在湿漉漉的玻璃碎片间挣扎着，嘴巴一张一翕的，似在向人们求救。架子上，破碎的玻璃缸里只有几枝水草在空调风吹拂下，颤颤地摇摆着，缺口处还往外滴着水……

窗外原本性感可人的夜，突然变得狰狞起来，就像一只被欲望活生生压抑而发怒的母兽。

二、泸沽湖畔，摩梭老祖母的预言

A. 阿夏婚，都市人的传说

同是春夏交接的季节，距离香格里拉市 1000 多公里之外的泸沽湖畔，是一派春光明媚、花红柳绿的景象。房屋周围，苹果树和核桃树上都已长挂着青绿的果实。亚麻枝在和煦阳光下抽长着身体。附近地里，刚孕育成形的苞谷躲藏在它们青绿色的叶子之

